

識寶惜寶展寶－北投社區公共品牌經營平台的建構  
北投溫泉廊道文化產業資源調查系列工作坊

口述歷史對台灣史的重要：重建台灣歷史的情感和真實性

時間：2007年4月25日(星期三)14:00~16:00

地點：北投社區大學 會議室

講師：張炎憲（國史館館長）

紀錄：陳秋蘭、洪慧華

口述歷史在重建台灣歷史的過程裡面，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工作，因為口述歷史的工作做得好，台灣歷史的重建才有可能。所以今天我要講的是「口述歷史對台灣史的重要性」，分以下幾方面來說明：

**口述歷史的重要性**

官方撰寫歷史有日期、有地點、有人物，一般人認為官方寫出歷史呈現事實，比較可靠，但是隱藏在裡面的事情曲折，可能沒有寫出來，需要與被訪者訪談，才能了解歷史的實在性。比如白色恐怖政治案件、二二八事件，因為攸關政權的穩定，國民黨政府對這些會記載很清楚，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台灣歷史，例如國民黨把蔣介石刻意塑造成一個民族救星，寫出單一的歷史，立場偏向一方，就不能呈現完整的台灣歷史。

口述歷史是什麼呢？口述歷史是記載一個人的生平閱歷，或是他的歷史經驗，跟他的感情世界等；我們去訪問，將他所說的過程，所說的語言，所說的一切忠實的記下來。口述歷史到底要做什麼呢？很重要，是要重建他的人生歷史和生活史，以他的歷史經驗重建，來了解那個時代背景，跟那個時代所產生的事情。

做這些口述歷史有什麼用？這是最近幾年來常常被討論的，為什麼不能只用公家檔案，或是政府的公文書來寫歷史呢？為什麼還要用口述歷史呢？一般讀歷史的人，大部分都會相信公文書或者政府的檔案是最可靠的，因為它有憑有據，日期、地點、人物都在裡面，公文書呈現大多歷史真實，所以學歷史的人大部分都在研究室裡面，或者檔案室裡面來調閱資料，作研究，再寫出歷史文章，這樣文章就能貼近歷史事實。但是問題在哪裡呢？這個歷史的根據真的是歷史真實嗎？我想，有相當大的差距，因為政府有政府立場，以政府立場所寫出來的，可能在官僚體系的公文書運作裡面，它是真實性，但是隱藏在裡面的曲折事情，卻可能沒有寫出來，或者不被採信，民眾的反應或民眾的想法，可能沒有辦法在公文書裡面出現，比如說美麗島事件、白色恐怖時代、二二八事件、或者過去日本統治時代的抗日運動，這些國民黨政府或日本政府會寫得很清楚，因為攸關於他

的政權穩定，他不寫清楚的話，就不能了解這事件的來龍去脈，所以他寫的也是根據他的角度來寫，認為是叛亂，認為是動亂等，他當然不會寫老百姓的想法，也不會有這樣做對不對的討論。有一些東西，過去政府是不重視的，比如說環保運動、核四運動等，大部份就忽略過去了，認為這不重要了。而且在官僚體系裡面，也不會認為這重要，除非上面的人交代說一定要辦，他才會辦。

所以如果這樣來看，在整個公文書的體系裡面，大概找不到老百姓的心聲，或老百姓的想法，或是老百姓對於這個政權的喜怒好惡，所以變成在民間裡面，就有很多的流傳、八卦，或很多的著作出現，來批評當時的政府，或提出當時看法，但是這些想法裡面，又都是斷簡殘篇，他講的可能是美麗島事件的一部份，但是其他都不講了，有他的主題性，也有他的片段性，大部分在民間所出版的書籍，或者是民間所傳布的這些消息裡面，大部分都是這樣，取其所要，其他都不要了。

可見得在整個官方文書，或者在很多的出版物裡面，要呈現整個歷史真實相當困難，尤其對於民眾的要求、民眾的心聲更困難，所以口述歷史就很重要，因為口述歷史可以彌補這樣的問題。如果我們設計得很好，深入去訪查，可能是全面性的了解，這全面性的了解，可能是因為他的關係而了解，這可能也不是歷史真實，不過就他而言，可能是他的了解，應該是比較全面性的。當然我們可能要訪問很多人，再跟公文書對比，也許才會比較釐清，口述歷史可以提供很多的素材，很多的歷史真實的另外一面，所以口述歷史這幾年來這麼興盛的原因就在這裡。

## 台灣歷史的斷裂

口述歷史為什麼要做呢？口述歷史對台灣有怎樣的關係性呢？台灣史有很多的斷裂，很多的空白。是因為國民黨來台灣以後，對於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史是不能研究的，在日本時代受教育的台灣人，也不敢說出在日本時代的歷史經驗，因為他怕如果說出來，說日本好的話，國民黨會認為他好像是台奸或漢奸，會產生這樣的污名化。而且如果批評國民黨的話，可能會遭到盤查，情治單位可能會來干擾。國民黨來台灣之後，導入中國化的過程裡面，完全去日本化，整個台灣人的日本經驗，幾乎都是被抹殺。直到最近幾年來才重新再發掘，所以歷史斷裂是相當嚴重的。國民政府來台以後，不願意台灣人再提起日本時代，到1980年代以後也一樣，不願意台灣老百姓來提出所謂的二二八事件、白色恐怖或美麗島事件，這些都要把它說成是叛亂團體，或者說是叛國行為。歷史應該是連續性的，但在台灣歷史是沒有辦法的，都受到政權的干擾，幾乎取其所需才有辦法發表，不然的話，大部分被認為是離經叛道。歷史本來是傳承的，一代一代傳承，但是台灣歷史上卻沒有辦法一代一代傳承，祖父的經驗沒有辦法留給父親那一代，父親的經驗也沒有辦法留給我們這一代，沒有傳承就產生斷裂。

斷裂之後更產生空白，幾乎很多的地方都是空白的。比如說原住民也一樣，過去很多民間探討原住民，政府會介入，如果進入了山地裡面去調查的時候，警

總都非常關心，認為他進入裡面是不是有不軌行為，而且很多人類學家、考古學家進去的時候，都會引起注意，所以過去對原住民的調查相當困難。最近幾年慢慢開放以後，可以進入原住民地區，原住民也自己塑造他自己的歷史。所以，不是只有漢人歷史空白，原住民的歷史也空白，我們過去歷史有很多的空白，這樣的空白以後怎麼辦呢？所以最近才會興起很多的口述歷史這樣的工作，因為這個空白已經沒有辦法彌補，雖然我們極力要彌補，已經沒有辦法了，因為公文書裡面幾乎談都不談，比如說我們提二二八事件，公文書裡面談二二八幾乎只說台灣人都要叛變，所以要抓他，抓他都罪有應得。白色恐怖時代也一樣，他抓他因為他是匪諜，但是到底真實是怎樣呢？卻沒有記載下來。所以變成說我們要彌補這個空白，也是沒有辦法了，口述歷史只是沒有辦法之下的一個工作。

### 口述歷史的重建

因為口述歷史的對象，大部分是老百姓，大部分是個人，對個人所言當然可以彌補一部份的空白，但是很多的空白已經沒有辦法彌補過來，這是最近幾年來，做口述歷史的時候很無力感的地方，我們希望透過口述歷史重建歷史，但是有時候沒有辦法重建起來，而且還會被質疑說這樣的重建到底真的是歷史真實嗎？但是這個應該歸因於整個台灣政治性太強，政治力干涉整個歷史研究，干涉整個台灣的社會文化，以致於我們面臨重建歷史的困難性很高。但是目前在民主化、在自由化的過程裡面，這些因素都被一一的提出來討論，所以我們希望透過口述歷史來重建歷史。

那要重建什麼呢？我認為是要重建台灣人的歷史感情，因為一個人的記憶是有限的，比如說你要調查他的身家，一年前的事情他可能有些忘掉了，時間地點他有時候都模糊掉，更何況說的是他的祖先那一代，祖父那一代，或父親那一代，他可能都沒有看過，他憑著記憶，憑著他母親父親留下來的，或者憑著他兄弟姊妹告訴他的，或他親戚朋友告訴他的，這樣的記載、這樣記憶當然會模糊化，模糊化以後，我們當然很難說口述歷史是千真萬確，但是有一點是千真萬確的，就是他的感情，他的感受是千真萬確。比如說二二八事件的時候，他認為國民黨當時派軍隊來，那個軍隊很差，來以後就抓人，沒有經過審判就槍斃，這樣的歷史經驗是真實的。或者他看到的當時國民黨是怎樣，或白色恐怖是怎樣，或者說日本時代統治時候，台灣人受到徵召去南洋當兵，當時怎麼當兵？日本怎麼樣徵召？這些都是真實的，因為都是他的親身經驗。他當時受到這樣的事件以後，他的感受也是真實的，因為只有他才有，別人可能沒有，別人有的，跟他可能也許有差異性，因為每一個人感情，每一個人感受不同，這一點上是真實的。所以口述歷史我認為最真實層面應該是在個人感情，或他對歷史經驗的解釋，跟他對於當時事件的一個想法，這樣，重建起來才有辦法重建當時台灣人的感情。我們現在歷史裡面最缺乏的就是缺乏台灣人的歷史感情，我們有的都是中國，和國民黨政府的看法，就是沒有台灣老百姓看法，因為台灣老百姓的看法被抹殺了，我們要重建的時候，他談出來的絕對代表台灣人的想法，這就是整個重建台灣歷史最

重要的地方。

### 口述歷史的困難

我們台灣歷史最缺乏的，就是沒有老百姓的歷史真實感，我們有的是從政府檔案裡面所看到的，都是統治者的想法，你研究他，當然會批判他，說那時候胡搞，隨便抓人，但是你要批判他還是利用政府的檔案。過去我們常常說中央日報，倒過來讀就可以，這就可以了解說當時到底怎樣，當然官方檔案也可以倒過來讀啦，讀了以後你就知道說當時政府是怎樣，但是問題是說你倒過來讀，你還是受到官方檔案的侷限性，如果他沒有寫的，你也不敢亂說，你的猜測別人還是不相信，可能說你隨便猜測。所以公文書本質上就有他的侷限性，這侷限性是統治者設置的，所以我們利用統治者的文件，當然可以批判統治者，過去歷史研究都這樣：利用滿清時代的公文書，當然可以批判滿清政府的統治；利用日本時代的總督府檔案，可以批判日本總督府的統治；利用國民黨的檔案可以批判國民黨的統治，這絕對沒有錯，也沒有問題。但是問題是你批判他也是侷限在這一點上，如果他沒有寫的你就像想不到，也許沒有寫的是更嚴重的，這怎麼辦呢？在台灣歷史上就充滿這個問題，因為日本統治時代，他也不會寫台灣人的想法，國民黨統治時代早期，也沒有辦法寫出台灣人的想法，所以怎麼研究，你也不曉得台灣人在想些什麼？台灣人變成沉默大眾了，成為被宰割的民眾。這樣的史料能夠重建他的歷史嗎？我覺得很懷疑，重建批判國民黨歷史可以，重建批判日本殖民統治歷史也可以，但重建台灣人民歷史還很遙遠。所以口述歷史的重要性就在這一點上，因為缺乏了台灣人民對歷史的經驗跟感情，我們從口述歷史裡面可以得到應證，而這一點是過去公文書最缺乏的地方。

所以這樣的歷史感情跟歷史經驗，用敘述把它記載下來，才能夠豐富整個台灣歷史，原來台灣人是想些什麼，在日本統治時代時候，台灣人受到徵召或台灣人受到皇民化運動，台灣人在政治社會運動的時候，文學運動的時候，他想些什麼？在國民黨時代的時候，經過二二八事件、白色恐怖、或到美麗島事件等，台灣人想些什麼？這想法也許跟統治者差距很大的，但是這才代表一部份的老百姓的想法，這樣才有辦法重建歷史，這也是台灣歷史上最缺乏的地方。所以口述歷史就是這一點最真實，這一點的重建，台灣人才真正活在這樣的時代裡面，台灣人活在 1920 年代、1930 年代、1950 年代、1980 年代，不然的話，台灣人在歷史上都沒有地位，沒有他的生命一樣。所以這樣的彌補，其實是口述歷史很重要的工作，但是也沒有辦法完全彌補，因為很多人記憶都慢慢的模糊了，很多重要的人士都死掉了，因為開放的時間，自由民主開放的時間太晚了，到 90 年代以後才慢慢的自由民主化，如果在 1970 年代的時候，歷史的的解釋會不同，因為很多人還活著，但現在我要做的時候，很多重要人士都已經死掉了，那剩下的幾乎都比較不重要了，或者說是比較晚的事情，比較寒冬時代，這些人物幾乎都慢慢的凋零，這變成口述歷史在追溯整個過去的時候，因為時間太晚才開始，所以口述歷史真的能夠呈現真實嗎？當然有懷疑，但是問題是，不這樣做的話，幾乎

沒有台灣人民的感情在裡面，那我們不能了解 1950 年代台灣人想些什麼？做些什麼呢？好像都是應該的，被抓、被關、被槍斃是應該的。所以口述歷史，在重建歷史感情跟歷史經驗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，比他敘述的歷史到底是不是真實，還來得重要。

歷史敘述有沒有真實，我們可以根據很多的歷史文件去考驗、去應證，我們做口述歷史工作的人，當然要具備很多的條件，自己要對歷史事實了解更多，歷史知識更豐富，但受訪者有沒有真實說話，我們可以感受得到，這是我們的責任，不是被訪問者的責任。所以訪問者應該具有豐富的歷史知識，這一定要隨時學習跟涵養。但是被訪問者他沒有責任一定要說出歷史事實，所以被訪問者他說的其實有沒有歷史真實，是要靠我們，不是要靠他，但是他說的那些歷史經驗跟歷史感情，卻是重建歷史最重要的，也是口述歷史最珍貴的地方。比如說在我這世代，我沒有在日本時代活過，當然不了解日本時代台灣人想些什麼；在二二八事件的時候，我也沒有在那時候活過，所以我也不曉得二二八事件怎樣。我們去訪問的對象，很多人是跟我們都沒有關係性的，他生活的世代、生活的經驗跟我們完全不一樣，他是國民黨壓迫的世代，跟我們不一樣的。

我們是不同歷史經驗的人去訪問他，要他說出他內心的話、內心的感受，如果是我的話，我當然有權利不跟你說，你打一個電話來，你來訪問我就要說出我內心的感受，哪有那麼便宜呢？所以我們有時候打電話去被拒絕是理所當然，要心甘情願，而且他要不要跟你說，是他的自由啊！是他的選擇啊！不同世代嘛！所以不同世代的接觸，我們到底要怎樣去問他？這需要很大的涵養，你沒有很大的涵養，或很多的人格培養的話，幾乎對方是不會跟你說的，對方不跟你說是你的問題，不是他的問題，我們要了解這一點呀！

### **同理心的訪談**

我們去訪問他的時候，不同世代，我們理解他，這是口述歷史很重要的一個訓練，也是口述歷史培養一個人最重要的地方，歷史研究者，或者說關心文史工作的人，大部分利用透過檔案、透過建築物、透過古蹟等去研究歷史，但是那些都沒有人的存在，都是文字記載而已，口述歷史是人活生生的在你面前，而且他說話是要讓你紀錄下來，這不是讀歷史文章可以得到的，所以你要跟他談話的時候，一方面你要了解歷史事實，一方面要對他了解，還有你必須要同理心，你必須要感受到他的感受，他說的一句話，你要感受到他內心的意思，你必須要跟他有心靈上的溝通，心靈上的交流，他講的話你很理解，而且有感覺到好像不是理解而已，而是好像心理可以溝通的，這樣的話，他什麼話都會跟你說了。第一次見面，他就會全部跟你說了，他的家庭一些醜事也跟你說了，一些個人的恩怨他也會跟你說，但如果你沒有讓他感受到你很了解他，他不會跟你說，或者他說的有打折，60%跟你說，70%跟你說，如果你同理的心理更強的時候，他可能越說越多，可能到 90%，99%，所以這一點是口述歷史對每一個人最好的訓練，不同世代，不同的歷史背景，但是我們透過口述歷史的時候，我們就豐富我們歷史

知識，而且豐富知識之外，更可以豐富人性的了解，跟人性的溝通，這一點上是作口述歷史的每一位感受最深的。

七、八十年前，我們沒有活在那個時代，但是藉由口述歷史，那個時代的很多現象都浮現在眼前，這一點上是遠比讀書還重要的，你讀多少書，看出來的還是文字而已，讓你透過文字理解而已，你沒有辦法透過那個人，或是他的說話去理解那個時代；如果透過那個人、透過他的時代、透過他的語言去理解他的時代以後，你更能貼近那個時代，更貼近那個時代以後，我們在看歷史文書的時候，可能就不一樣了，可能會產生新的一個見解，而且有新的判斷出現，那時候可能你就不會再被統治者騙了，不會被日本殖民地日本的總督府騙了，也不會被國民黨的統治者騙了，知道他們的言行可能都有問題，這樣驗證的過程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我認為口述歷史的這一點很重要，而這一點也是最困難的地方。在無形中我們跟那個時代的人接近起來，了解那個時代。這樣的機會其實很難得，而且跨越時代、跨越時間、跨越很多歷史感情，這樣累積出來，對你的豐富人生是很有幫助的，因為我們的每一個人的人生經驗都是有限的，但藉由口述歷史豐富你很多人生經驗，講了兩個鐘頭、三個鐘頭，得到的人生經驗，你可能要經過十年、經過二十年你才有辦法得到的，他卻在兩、三個小時跟你說了。所以我認為口述歷史，最重要的是重建整個歷史感情跟歷史經驗，當然這要靠大家努力，這絕對不是空口說白話。

到底一個人怎麼去做？怎樣去涵養？怎樣去理解？怎樣去好像有心靈的相通，到所謂能夠互相的交流，這學習過程很重要，其實這樣的學習過程裡面，你可以更了解社會，更有同情心，或更了解社會的弱勢族群，更了解社會裡面不公不義的地方，你可能會更有自信，原來，台灣社會那麼多采多姿，台灣社會裡面存在那麼多問題，這些問題可能不是我們平常的訓練，平常的經驗可以了解的，這些的重建，我覺得才有辦法重建台灣歷史，因為台灣歷史最缺乏的就在這一點上，現在資料很多，檔案都公開了，但是檔案公開，我覺得還不夠建立台灣歷史，因為建立的還是統治者歷史，只是你批判他而已，批判他不是重建，重建要靠自己，我們一個社區要重建，要靠社區裡面的每一個人去維護這個社區，同樣的道理，重建台灣歷史要靠台灣人民重建，才有辦法說我們這歷史裡面充滿了台灣人民的感情。

歷史本來就是感情的表現，雖然歷史講求客觀，講求一定要依照歷史史實，但是如果歷史沒有感情的話，那人活在這歷史上就沒有創造，就沒有創造出歷史，沒有創造出歷史的話，那寫歷史的人就沒有辦法研究，我們就沒有辦法在這歷史洪流裡面共享歷史的經驗，所以歷史本身的動力其實有歷史感情在裡面，這歷史的感情裡面，實在是台灣歷史最重要的。我個人認為，在這過程裡面才有辦法重建台灣歷史，不然重建台灣歷史其實還是很遙遠。最近常常談到我們要重建台灣歷史文化，我們還談到要重建台灣歷史的主體性，或重塑整個台灣歷史的解釋，就是要這個台灣歷史感情，因為沒有辦法突顯整個台灣人民在歷史上的成果跟成就，過去的檔案又很少這個，所以只有靠著歷史感情，實在是亡羊補牢，這

應該譴責整個過去當政者，沒有重視台灣人民，但是已經成為事實了，我們也沒有辦法從資料中拿到，那只有透過口述歷史來做，對我個人來說，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。

我們可以歸罪很多的統治者，但是歸罪他也沒有用啦！重建要靠我們的力量，我們要怎麼重建呢？重建過程裡面口述歷史是很重要的，歷史事實是否追查到了，追查到了是你的責任，你沒有辦法追查歷史事實，是你的學養不夠，你不能怪他說得不好。他所傳授的東西，我們要很珍惜，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想法，我個人認為這樣的話，我們常常談的整體性的歷史才有辦法建立。因為台灣的歷史解釋裡面缺乏台灣人民，不管是漢人也好，原住民也好，都一樣缺乏台灣人民的觀點，只有台灣人民的觀點，才有辦法重建台灣歷史，這樣的口述歷史裡面，我們也會覺得很珍惜，而且透過口述歷史的時候，我們對於那個時代的了解，對於那受訪者的感受，還有我們知識的累積，都是有幫助的。

口述歷史裡面，對語言、對於文字的敏感度很重要，他說的是台語，他說的客家話，他說出原住民語言，他這種語言的感受，你要行之文字的時候，當然有很多技巧問題，另外文字形塑出來的時候，有沒有貼近他的想法，而且能夠感受到他內心的世界，這些當然是敏感度很高的，這當然是以生俱來或者慢慢培養，每個人條件不同，就會表現不同，這是每個人的問題。但是要理解那個受訪者的心跟他的感受，我想這是可以培養的，也應該努力培養，我認為口述歷史實在是對台灣歷史重建很重要的。

### **把握當下留下紀錄**

我的經驗裡，受訪者在解嚴時期敢出來接受採訪，是有很大勇氣，也都有不吐不快的心情，講的大多是實話；今天是民主時代，反而講的不一定是實話。人與人相處是個緣份，遇到要把握，過了這個機緣就喚不回來了，把握當下，就像此時此刻大家聚集一堂，歷史要記，後人才知道，寫過就留下紀錄，但不寫就沒有歷史了！